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二十五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

魏允貞

弟允中
劉廷蘭

王國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羣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且扶其

奴治行最徵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
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
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効兵部
尚書吳允兌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
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陞之宜與輔臣
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
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
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

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
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負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
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陞
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諳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
三軍月餉既尅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人士
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
于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叙逾格賞罰無章其
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

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
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應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
怒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
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為子白誣且乞骸骨時
行亦疏辨帝並慰留之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
三才奏允貞言是並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
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
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絕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幕府歲供及州縣冗費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即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逋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苛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為府自歛市成邊政廢允貞視要害築邊牆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採礦山西允

貞抗疏極諫不報已西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
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並
報允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兼領亦不納三殿災詔求
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臯張位罪且曰前二
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
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
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
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

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與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況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

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
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
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
及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錦綺取于
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于永錮
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
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孫朝復至權稅誅求百方允貞
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

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
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
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
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寃兩京言官亦
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素應春
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允貞父已九十餘允
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敕使害民非允貞不
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為立祠已

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功即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
初追謚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
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
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為舉首
負雋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張
居正專政災異見而中外方競頌功德允中廷蘭各上
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
博士擢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官刑部郎

中亦有名廷蘭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與兄廷蕙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出視畿輔屯田清成國公朱允禎等所侵地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潘晟入內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士中王繼光孫煒牛惟柄張鼎思抗言不可寢其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簾五黃金

三萬白金十萬居正子簡修躬齋至保邨而保揚言陛下取之誣汙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

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
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
不回國奮怒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
解事聞兩人並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
賴國以免久之起故官蒞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
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為太僕少卿復出為山西副使
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寬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

聚衆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並負時望為黨人所忌乞休歸卒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歷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稅四出驕橫懋衡上疏言與其騷擾里巷權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為竭澤之計其害十倍于加賦忤旨停俸一年巡按陝西稅監梁永輩私物于畿輔役人

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
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
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為難召亡命探
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必反具陳永斬關及其殺掠
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為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
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之益急永黨王九功輩
多私裝恐為有司所述託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隸
追及之華陰相格鬪已皆被係懋衡遂以反逆聞永窘

甚爪牙盡亡獨綱在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而朝
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中關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
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啓元年起厯大理
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
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
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
曹于汴副馮從吾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為言
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

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臥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為首遂削奪崇禎初復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歷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並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

設方畧悉禽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
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為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
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三
才所部權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
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偽鑿印符所
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敗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
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為黨輒
捕殺之增為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為盜浙人趙

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其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凡百臣工莫能以廉自處凡茲小民莫能自遂其生趣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

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才又上言臣為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塵馳騫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是即黃金盈箱白金遍地徒以資敵人耳誰為陛下守之哉詔罷礦稅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

避許之淮揚巡撫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

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素九臯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

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
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
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
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
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
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球玉未際天耳小民
饔飧不飽重以征求蕪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
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

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既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內晏然歛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陳增參隨縱橫自恣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已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十四年皇孫生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力繼又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
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已既忌其
有所執爭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已欲壞其成行賄
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
俸五月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
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
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

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為憲成諸人發已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為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貼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淮人深德之屢加至戶部尚書會內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調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

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貪偽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退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為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為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中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

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祚王基洪又
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
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
才即以兩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
力訐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
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既家居
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
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王立遥執相

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
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
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
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
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為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
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
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
鞠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

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

撰妖書擅僂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
科場作奸孽由是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
為讐士昌光復尤為戎首挺身主盟力為一貫敬報怨
騰說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
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
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

禎湯北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已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讐正之言一日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竝束身勵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惟史繼偕諸人耳有人才

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
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為民天
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
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御
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
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
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鵬力言宜用刑部侍
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竝主之已德完迫衆議忽

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決事遂寢三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惟不能持廉以故為衆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

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己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己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曰衆而為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偉之概為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為之魁則好同惡異之心勝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考證

魏允貞傳俄劾兵部尚書吳允允引去

臣章宗瀛按

允貞劾允先結高拱張居正又餽馮保千金且以軍械火器私遺諳達不可典中樞見明實錄傳未詳載
謹附識

魏允貞傳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
請下允貞疏平議

臣章宗瀛按是時給事御史許

子偉何熊詳等交章乞下部院疏亦不報見明實錄
謹附識

余懋衡傳遂上疏極論永罪

臣章宗瀛按三十四年

三月大學士沈鯉朱賡亦言秦人恨永甚宜撤之不
報見明實錄謹附識

余懋衡傳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荐

臣

章宗衡按是時永誣劾朝荐承懋衡指遮劫貢物帝
怒曰御史耽無恙而朝荐代為報復耶遂逮之見明

實謹附識

余懋衡傳朝荐被逮

臣章宗瀛按是時藍田令王邦

才積惡永因與朝荐并被誣逮見明紀事本末謹附

識

李三才傳歛入程守訓以賢官中書為陳參隨縱橫自

恣

臣

章宗瀛按三才未劾守訓之先御史劉曰梧

嘗疏劾之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皆
皆不報見明實錄謹附識

李三才傳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已臣章宗瀛按

沈鯉將入閣一貫深忌之欲諷鯉辭召命貽書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也三才答書言鯉忠直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是并憾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李三才傳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為漕政計臣章宗瀛按三十八年五月吏部

主事王三善乞勘三才不報見明實錄謹附識

李三才傳三才既家居臣章宗瀛按三才家居後御

史孫居相有荐三才一疏見明實錄謹附識

李三才傳起南京戶部尚書臣章宗瀛按是時樞輔

孫承宗以遼東經畧薦三才遂有南戶部之召見明

紀事本末謹附識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主事

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二十六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傳第一百二十一

姜應麟 從子思睿

陳登雲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丁懋遜

陳尚象
吳之佳

葉春初
賈名儒 楊其休
張棟

董嗣成

孟養浩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會

涂杰

張貞觀

樊玉衡

子禹遇
孫自一

維城

謝廷讚

兄廷諒

楊天民

何選

馮生虞
任彥巢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

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
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之元嗣
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
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
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
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未未
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
臣之請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

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之曰
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
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
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
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
如法繼言之竝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
後言者蠶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
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

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遣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疾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顓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剝愈精頭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頽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其冬遣官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

家人周文郁為副將弟素儒為錦衣叔父人瑞為中書
受賕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
王績梁巡按雲南陞辭厯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極焚救
溺之精神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之柄
僅付二三閹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
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思睿
請並撤監視京營關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
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仇數請囑提學僉

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
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為據體仁謂揭不出
元寬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
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
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
學書院思睿為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蒞講授代還乞假
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鄆陵縣知縣政

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
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早決
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
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覲儲貳日與紹璫往來綢
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縑黃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
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已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
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
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

為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
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
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
亦為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
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涑
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
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
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剝為柔壬午

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為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
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劉直擢京卿者百止
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
顧居其半夫臺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
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鉏大奸殲巨蠹哉與其悞用而
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饑
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
即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廵

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歸尋卒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厯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緩冊立事尚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為言詔奪俸如有德太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

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褰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給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

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為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為集菟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

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為民羽
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黃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
獄拷訊斥為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紘志行高
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為三羅天啟中贈
光祿少卿正賓歎人以貲為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
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
遊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
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

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
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
發其奸勒兩人歸里都人快之而疏有稱潛通宦寺語
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克俞同安人萬厯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
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
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
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

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
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
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
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
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
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竝
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臯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
給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為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

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
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
怒廷杖養浩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竝降貶一秩出
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
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
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
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
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

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叙咸報寢天啟初錄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尚象都勻人以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嘗劾罷尚書沈鯉為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屏去國人始稱焉天啟中贈官如弘緒懋遜霑化人為餘姚知縣有治

績入為吏科給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佳長洲人初為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為順德知縣竝以治行徵至是與張棟竝斥稱吳中三諫天啟初贈之佳太僕少卿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敢言其休青城人由蘓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毆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並付德法司竟報許帝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

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
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真定人贈官如春初棟字伯任
崑山人萬厯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
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捐存留不
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
白糧為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
時行王錫爵絀其議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即劾

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唐仰庇軍政拾遺
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
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並罷已言邊臣叙功不宜及
內閣部科帝亦從焉遣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
和棟言徹里克負固不歸布色圖傑黠如故浩爾齊宰
桑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
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徹哩克東歸遂寢其奏棟又言
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媚

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浩爾齊宰桑依海爲窟出
沒自如不宜叙將吏功報聞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廬
墓而卒天啟中贈太常少卿德泳祭酒守益孫養浩羽
正自有傳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
擢戶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
曰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
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

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帝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笑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

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一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心之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薦悉報寢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厯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為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浩爾齊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會夢葉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會等經理及學會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竝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

但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
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
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
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
曾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
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
王竝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
庶冢淆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宮苟耀前

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疑計將來
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夫人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
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
亦當為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
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
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
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

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啟時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為刑科給事中抗疏爭三王竝封其略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

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立封為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為並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為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

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
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即陛下
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並封之
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
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
當前之冢嗣而覲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衽席之
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即
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並封之疏

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竝封而同號則有竝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譏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渙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為民尋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厯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
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疏
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俱簷錦衣
學曾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尚書楊兆諛諂中官兆惶恐
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邇蕪湖已徵稅龍江蕪湖不宜復
徵格不行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
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
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

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
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
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
聞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
已斃之麟聞彼為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
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興
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
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俸一級學曾累

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為光祿丞與少卿涂杰合疏爭三
王竝封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
用不納卒於家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
入為御史擢官光祿熹宗贈學會光祿少卿贈杰太僕
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
兵科給事中出閱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亡命
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納巡按

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姻守清乞輸課於
官開礦如故貞觀力爭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
貪子木黃緣為兵部侍郎貞觀並追劾之子木生貶采
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洲淮水大溢幾齧祖陵
貞觀往視定分黃道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
竝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藩王程堯由郡王進封其
諸弟止應為將軍程堯為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
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

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
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
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
他禮皆廢於是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
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即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
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
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新於
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

旨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傳
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
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
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
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
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
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啟中
卒贈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萬厯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徵授御史京察謫無爲判官稍遷全椒知縣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

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皋等力救
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再踰
月以憂危竝議連及遂永戍雷州長子鼎遇伏闕請代
者再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
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於家子
維城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海鹽知縣遷禮部主事
天啟七年坐事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即位魏忠賢未
誅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

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
臭兒並叨封爵皆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
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恤楊連萬璟等一
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
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
官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
服人心昭國典未斥吏科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
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採納之崇禎元年遷戶部主

事進員外郎歷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計罷歸
十六年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
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
一縣丞吳文燮死之賊欲屈維城抗聲大罵刃洞胸而
死賊遂驅婦女墮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
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實塹焉自一光山人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為東安知縣初歲
饑吏偽增戶口冒振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為請

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禱于
神得屍所在獄遂成廷讚舉萬厯二十六年進士尚未
授官即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詔二十八
年春舉行冊立冠婚之禮將屆期都御史溫純禮科給
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不報廷讚上疏言閣
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
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
數日命大學士趙志臯沈一貫擬敕諭令禮部具儀比

擬諭進竟不發志舉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靜俟遂褫廷讚職為民並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耀主事鍾鳴陞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冊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尚寶卿兄廷諒字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王錫爵廷諒言廷機才弱而閹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為王

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

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
之徒攘敗難厭不市而征税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壞
冢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
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
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
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
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潛師
襲寇以大捷聞督撫李文王見賓等咸進秩予廕寇乃

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見
賓職夢麟戍邊汶亦被譴天民尋進右給事中冊立久
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
婚後冊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
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罪考官楊
道賓顧天竣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
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
俸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公疏請

亦奪俸天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迫廷議始立
東宮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啟中贈光祿少
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為立嗣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
哭祠下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
授御史廷臣爭國本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
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婢妃自請國泰猶豫
選厲色責之曰若不及今為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

及矣國秦懼乃入告於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
不懌已知出選指深銜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
鄒元標於文選疏六日不下選以為言帝憶前事謫湖
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
吏部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
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
而斥選為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
中任彥蘖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蘖於外生

虞仍以雜職調邊旋以言官論救並將彥蘄斥為民於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為比周謂論諫為激擾詘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縣缺不補敲朴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沉閣而莫稽庵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

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生虞
大足人彥藥任城人天啟中贈選光祿少卿生虞太常
少卿

贊曰野史載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說雖未知信否
然恭妃之位久居鄭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應
麟等文章力爭不可謂無羽翼功究之鄭氏非褒驪之
煽處國泰亦無駟釣之惡戾積疑召謗被以惡聲詩曰
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諸臣何其好爭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考證

姜應麟傳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

臣黃

壽齡按明實錄應麟疏首有正名定分國本所以安別嫌明微君道所以正四語故疏末有誠欲正名定分云云正與疏首相應史畧之謹識

姜應麟傳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

臣黃壽齡按明實

錄所載應麟奏疏情亦不廢句下尚有長幼之分明

而本支之義得矣二語史畧之謹識

姜應麟傳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
並得罪臣黃壽齡按沈璟孫如法並得罪考實錄
璟謫三級得行人司司正如法得廣東潮陽典史如
法事並詳孫鑰傳謹識

姜應麟傳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臣黃

壽齡按明實錄應麟嘗言四事一慎守掌一謹出納
一議耗糧一禁科刻傳未之載謹識

姜應麟傳

從子思睿附

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

曰輔王績榮

臣黃壽齡按魏呈潤等獲罪事詳諸

人本傳謹識

陳登雲傳疏陳安攘十策

臣黃壽齡按十策史未臚

列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陳登雲傳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
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洙順天巡撫王致祥又
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

檢

臣

黃壽齡按疏言陸光祖等考陸光祖及馮時

可事詳本傳餘則史未之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羅大紘傳

黃正賓附

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

贓千金

臣

黃壽齡按詞連正賓事詳魏忠賢傳謹

識

李獻可傳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

臣

黃壽齡按王

家屏封還御批言詳閱疏詞奏請豫教當早宜納其
言即不然宜貸其過而遽加降罰竊恐轉滋爭論煩

賂無寧時詳見明實錄謹識

李獻可傳

陳尚象附

嘗劾罷尚書沈鯉

臣黃壽齡按

沈鯉被劾事詳沈鯉本傳謹識

孟養浩傳一字之誤本屬無心

臣

黃壽齡按字字之

誤謂誤書弘治年號詳獻可本傳謹識

王如堅傳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

臣

黃壽齡按朱維

京戍極邊亦以疏請冊立之故事詳見京本傳謹識

王學曾傳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

臣

黃壽齡按

蔡時鼎以言獲罪事詳時鼎本傳謹識

樊玉衡傳子

維城附

坐事謫上林苑典簿

臣黃壽齡

按維城坐事被謫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樊玉衡傳

子維城附

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

臣黃壽齡按張體乾等及五虎五彪之徒事詳魏賢

賢傳謹識

楊天民傳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

臣黃壽齡按明實

錄士昌謫貴州鎮遠史史至天民所謫之地本傳已

詳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二十七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盧洪春

范 僞 王就學等

董

基

李懋檜

李 沂

周弘禴 潘士藻

雒于仁

馬經綸

林熙春 林培

劉 綱

戴士衡

曹學程

子正儒 郭實

翁憲祥

徐大相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
厯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
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
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
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
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
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

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
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
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
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祗
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
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
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
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

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為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廷杖六

十斤為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御史范雋嘗陳時政帝方疾見雋疏中防人欲語斥之主事董基以諫內操謫官其後員外郎王就學因諫帝託疾不送梓宮尋罷去皆與洪春疏相類范雋字國士高安人萬厯五年進士為義烏知縣徵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為戒先是慈寧宮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

六事忤帝意及帝遘微疾大臣方問安而雋疏適入帝
恚曰嚮未罪元標致雋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鐫
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
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為民明年給事中張
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量移惟雋不叙給事中孫
世禎御史方萬山等言雋不宜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
不起里居數十年卒天啟初復官贈光祿少卿董基字
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

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廷尚書張學顏諫不納
基抗疏曰內庭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
試竊為陛下危之陛下以為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
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
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
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
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
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

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
入忤旨命貶二秩調邊方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
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
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
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語司禮監
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
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
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謫

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厯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士錫爵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規之為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授錫爵書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並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貢外郎尋調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言

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為大事今乃斬一攀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為民尋卒於家繼臯抗疏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蔡銓政并及繼臯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自陳皆慰留獨繼臯致仕去卒贈禮部尚書繼臯字

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
為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
宜懋檜及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
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請帝詔
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
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
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蠲振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

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
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
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
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
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
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予
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為海內盡無可言已
乎夫在廷之臣其為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

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
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
者並出臺垣而請劾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
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陞
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為得計伏覩大
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
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卧碑亦屢言之百工技
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

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
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
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
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眚其章奏多寡得失為殿最
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
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
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
秩為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

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僕少卿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

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
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
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
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
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
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
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
外議藉藉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謀既

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鞠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斤為民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

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錫爵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授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為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為州同知遷

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
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
心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為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
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謹矣實張
宏門客樂新聲為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為小妻猖狂
干紀則恃宏為內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
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
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

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考部曹言
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
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
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為其附權奸而棄直言
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
不聞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
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
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

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
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
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
出耀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
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
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
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為尚
寶丞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僉都御

史梁問孟茶馬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交際弘禴疏發
之詔禴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禴請
以石為之濬渠北達鴛鴦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
薦巴承恩土文秀巴延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
授劾歸卒於家天啟初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潘士
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官擢御
史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
婦女邏者執之為所毆訴於士藻私牒司禮監治之帝

志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闔斃其一鯨方掌東
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
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
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
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
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
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
救不聽尋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寶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初即位馮保竊權帝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遵乃大學士高拱門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頃之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為遵罪因傳旨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

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秋調外遵得
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歷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
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為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
諫其略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
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
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
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

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
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
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官
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
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撈宮女明日扶中官罪
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雎姜應麟
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
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

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孟氏有取於法家拂士
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
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
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
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
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
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
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鋸何避焉臣今敢以

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懣威
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醲醑勿崇色箴
曰豔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
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鏐鏐錙銖
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
利天命難謀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盤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

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為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為民久之卒天啟初贈光祿少卿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

知縣入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
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
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
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
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
旨亦鐫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
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
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拷訊無實謫郎中

徐維瀛於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
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
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
遂用是為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為緘默命掌印者盡
鐫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
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
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
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

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臯陳于陞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陞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書孫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為民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為

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

陛下所為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

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
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
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
籍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
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
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
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
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

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

甚陛下獨不思自為社稷計乎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
外經綸既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
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
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
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辭也前所罪者既
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今臣等安所適
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為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
詞誠以直言為忤旨則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

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為此不為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為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項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為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謚聞道先

生培由鄉舉為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
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為神徵
授南京御史劾罪誠意伯劉世延寘其爪牙於法已上
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
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
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考等帝怒謫福建
鹽運知事告歸卒天啟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培贈
光祿少卿熙春亦還故職屢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

宗延柳佐輩咸官於朝頌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

劉綱邛州人祖父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孝義聞綱舉萬厯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畧無禹湯罪已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權稅採石運甃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

旱魃為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

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
晝之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
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
比年以來簡裡祀罷朝講棄股肱闕耳目斷地脈忽天
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
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廷有不知上天寧不見邪
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

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餐有污政
地何以閣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
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
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
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
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槩不錄敘
是曰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
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

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臯不能以去就爭
天應隨之毫髮不與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
見兔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臯處堂相安小之隳
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
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闕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
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
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
相屬綱直攻志臯短故噉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

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並四
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厯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
擢吏科給事中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
其罪已請亟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
增請假便宜得舉刺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有司士
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宮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
情送死大事奈何於內庭數武地斬一舉足勞今山陵

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錦衣千戶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衡以地逼天壽山抗疏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疆圉日蹙也根本動搖也武備疎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烝粥之議美麗當前燕惰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

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報日本封事敗再劾星及沈惟敬楊方亨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時鑛已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詆士衡謂其受大學士張位指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鄉為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尋劾罷文選郎中白所知帝惡吏部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朋

比都給事中劉為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士衡俱
引罪詔貶為楫一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衡得蘄州判
官無何詔改遠方乃授陝西鹽課副提舉未赴會憂危
竑議起竟坐遣戍先是士衡再劾坤謂潛進閨範圖說
結納宮闈因請舉冊立冠婚諸禮帝不悅至是有跋閨
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誣坤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戶部
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
員外郎鄧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

承恩大衡以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
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為之
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
詔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
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
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
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諸臣皆位心腹
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

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為作等解不聽奪
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
救帝不悅斥位為民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
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玉衡
生還帝不許天啟中贈太僕少卿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厯十一年進士厯知石首海
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
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為正副使

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
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
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
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
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臯碌碌依違東事之潰
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
經畧宋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帝以實阻撓謫懷仁
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既罷而朝鮮復懇請

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為民并勅石星盡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臯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即以方亨為正使矣而學程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拷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志臯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

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
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
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
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為孝子郭實字
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選授御史
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耀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實
復劾耀耀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鉅萬為衡州同知沈
鈇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為公費自

耀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
自是率預減其籍無可稽矣實以論朝鮮事黜久之封
貢不成星下吏給事中侯廷佩請還實官不許家居十
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終大理右寺丞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厯二十年進士為鄞縣知縣
課最入為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
其一論掣籤法言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
代苟為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中為掩飾之術

請函停罷時不能從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責言者詆朱賡李廷機輒被譴憲祥疏論已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耀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病不出戶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

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為言路所攻求去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為寒心既而軍政拾遺疏為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囚復請推緩刑德意宥累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

年命輔臣葉向高典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
官坐貶旨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勲趙祿李朝用
胡濱等不法亦連疏彈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
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厯四十四年進士授東
昌推官改武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
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姍侮
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
即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第二疏

顧受曰此即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明年遷兵部主事天啟二年調吏部稽勲主事移考功明年進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為其祖蕙請諡大相與尚書張問達議如其請熹宗方惡卹典冗濫鐫大相三秩出之外問達等引罪不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連疏救乃改鐫二秩大相方候命羣奄黨受者數十輩持梃譟於門比搜大相索止俸金七十兩

乃闕然散家居杜門讀書里人罕見其面崇禎元年起
故官俄改考功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奏陳遵明旨
疏淹滯破請託肅官評正選規重掌篆崇禮讓勵氣節
抑僥倖覈吏弊十事帝即命飭行故尚書孫丕揚等二
十六人為魏忠賢削奪大相請復其官帝不許旋以起
廢忤旨貶秩視事給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廢協
輿論不當譴不聽父憂歸卒於家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圯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

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絞訐摩上君子
弗為謂其忠厚之意薄而銜沽之情勝也維予仁馬經
綸詆譏譙讓幾為儕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諷諫意者
殆不如是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考證

盧洪春傳洪春

臣

嚴福按畿輔志洪春一作涿州人

父仲佃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謹附考

盧洪春傳內豎三千人

臣

嚴福按張學顏傳作內豎

二千人與此互異謹識

李沂傳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

臣

嚴福

按本紀十五年申時行請發留中章疏則不始於十

七年也紀傳互異謹識

李沂傳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禴請以石為之濬渠北達

鴛鴦湖

臣

嚴福按寧夏志寧夏河西本有石築漢

唐壩又有籌利渠弘禴所奏秦漢二壩蓋援河西壩壩一例築石又於籌利渠外更作一渠以達於鴛鴦湖見寧夏志謹附考

雒于仁傳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于仁疏授之

臣

嚴福按郭子章所撰時行傳神宗以疏授時

行必欲嚴譴于仁時行反覆勸解以疏繳置御前者
三請無發外然于仁雖不得罪而章奏留中實自此
始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濂